



matyangu/wa/wodhane
ko
v
ai

交棒

泰雅
其實很可愛

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a lalawa makin haya matunaw

族群語言力更上層樓

lalawa sa kazash ya alhungquz mabrith ya itamaz. tu kahiwan manasha wa thau mangqtu lalawa antu tataal, numawan mashtay kataunan qbit a thau antu lamaqitan iasuunan, kanuniza munsai imuhala wa zing-kiuq lhfaanan, numa thuini a katataunan a kalawan sa mia'atha'athan, numa tataal a lalawa sa "quyash", numawan antu lamaqitan iasuunan makitladadu dai, ya miazithu ianan manasha wa qbit a thau pu'apaw sa maqitan a quyash, masa pinfaqlhu quyash a thau, shduu isa malhinuna Shpuut a lalawa wa katataunan ya riqazan.

ianan tata lalawa mzai, ya qalushan lhfaazan sa mashashu a lalawa wa athan sa piatnaq, kanuniza puqthaan lalawa wa athan ya lhfaazan, munsai ladadu qbit a thau sa maqitan a kalawan, antu piatnaq dai. miazai sa thuini a kawash a 《滅人山》 mara zing-kiuq lhfaanan a Kakitlan maqaquyash a thau 黃連煜, masa 《尋找你》 mara zing-kiuq lhfaanan a Shpuut a lalawa wa binanau' az maqaquyash a thau a lhfaanan, numa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maqaquyash a thau 以莉高露, mulhthkiz maqitan a kalawan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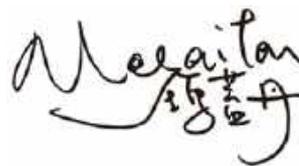
sharaqian thuini kataunan a thau makiqualh, kanuniza ladaduiza minfazaq lalawa wa ianan, ya itia maqarman sa mawalhnaq a prug miniahala inai a parhaway. Yuan-un-hui amunsai dawaz a saran lhituzin malalawa Thau a lalawa, puparhaway shduu pinharan faqlhu minfazaq Thau a lalawa wa ianan, mindahiwan kataunan a thau shduu mafazaq ananak a kataunan a qbit masa ananak a kazash. haya wa 《Yuan-sir-kai》 malalawa mani matash ma'a'ania wa thau 「厭世哲學家」 mutantu u-taa a kataunan ya musuun ininthewan masa Ta-yan muribush a thau masa tinuun a thau, ya miazithu, shduu ya Shpuut a huruy mafazaq mita kataunan sunda wa kushwit, pasain antu tataal a shnaw, munai mriqaz mita wa ininthewan.

語言是文化內涵養成相當重要的一環。過去很多人認為語言差異，造成族群間的隔閡，但從前陣子剛結束的金曲獎頒獎典禮來看，可以發現隨著國家政策往多元族群社會的方向建構，以及共通語言——「音樂」的加乘，此隔閡不僅逐漸消弭，還造就更多族群的優秀音樂表演者、創作者，都有機會在以華語為主的國家被看見。

有一說法認為獎項拆分成不同語言分類會是一種侷限，但語言類別獎項的增設，對不同族群反倒是鼓勵，而非限制。例如今年以《滅人山》獲得金曲獎評審團獎的客家歌手黃連煜，以及以《尋找你》入圍最佳華語女歌手獎的原住民歌手以莉高露，都是相當顯著的案例。

儘管跨族群的距離已漸漸變小，但缺乏語言學習環境，仍然是都市原住民青年面臨的主要挑戰。原文會將持續藉由傳播媒體的族語播報，幫助年輕族人拓展新的管道學習族語，盡力協助族人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根源、找到自己的定位。本期《原視界》也邀請人氣作家「厭世哲學家」到武塔部落體驗泰雅獵人與織人的日常，相信這樣的交流機會，能夠讓非原住民的朋友們感受到來自部落的「正能量」，學習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我們的人生。

naur kazash a kalangkan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
基金會執行長



世界 INDIGENOUS SIGHT

Issue

36

發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發行人：Maraos 瑪拉歐斯

總編輯：Magaitan 瑪蓋丹

統籌：孫琳鳳、希給·梧梅

編輯執行：曾瓊慧 Lovenose、賴星羽 Bali

美術統籌：賴星羽 Bali

地址：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

電話：02-2788-1600 / 0800-581-600

傳真：02-2788-1500

E-mail: ipcfservice@mail.ipcf.org.tw

編輯製作：今周刊代編部

統籌：羅景馨

文編：郭柏均、田朋聿

文字：郭柏均、邱睦容

攝影：黃建彬

美編：張為舜

插畫：林家棟

族語翻譯：馬月琴（達悟族）、蔡麗綉（邵族）

賴美妹（魯凱族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

電話：02-2581-6196#336

傳真：02-2531-643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／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請勿轉載。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。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：2313-111X

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
圖文好看線上版 ▶



01

miniahala inai a thau a qbit a
lalawa makin haya matunaw

族群語言力更上層樓

10

獵人
最懂山的人

20

除了約吃飯，
我們有凝聚歸屬感的方式嗎？

06

厭世哲學家
暫時停止厭世

08

在南澳的
獵人與織女

12

從獵人身上
學到的事

16

織女
用一生在經緯間
實踐文化

24

從土地長出來的
泰雅家屋

28

讓知識更貼近生活

接棒 >>

交棒

泰雅其實很可愛

matyangulwalwadhane ka vai

「你賺得錢夠多嗎？」「你為什麼不能跟別人一樣優秀？」「你想過未來要做什麼嗎？」你是不是常常覺得厭世情緒不夠用，也想跟著大喊：「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！」這次厭世哲學家決定，短暫遠離城市喧囂與熙攘，到南澳泰雅族部落一探究竟，原住民的生活和我們有什麼不一樣？只是想打獵物吃，要先走一大段山路；想織一件衣服，得先種芋麻；想泡杯茶喝，還要懂得辨識植物。這些從來沒有過的體驗，還有時間讓厭世代青年安心厭世嗎？

註：Patarwamara: matyangulwalwadhane ka vai，魯凱族語「交棒：很可愛的泰雅」之意。





厭世哲學家 暫時停止厭世

高中國文老師

厭世哲學家

主要研究道家
老莊哲學

臉書粉絲專頁追蹤人數 22 萬

身高 180,
說話字正腔圓

Off We Go!



說來慚愧，我對原住民族的認識並不多，也不夠深入。我是國文老師，國文課程和原住民族有關的課文，談論的多是原住民族的歷史，也有選錄過原住民詩人瓦歷斯·諾幹的〈霧社〉其中二首，主要探討泰雅族人在霧社事件「之後」的命運。這是很特別的，因為一般歷史課本只會提到霧社事件的「前因」及「結果」，並沒有討論此事件「之後」，倖存的泰雅族人有何處境。

在備課過程，我發現霧社事件並非只有一次，還有「第二次霧社事件」，是日本當局為了復仇，煽動另一部族達澤社殺害倖存的賽德克族。原先二個收容所共有賽德克族561名同胞，現僅剩下298名老弱婦孺，幾乎絕望，數度要集體自盡，最後決定偷生苟活下來。這一段歷史除了讓人感到悲哀，更讓我對原住民族有一份尊重與敬意。原住民族的族群意識是如此強烈，生命如此堅韌，他們是形塑「臺灣精神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長期以來，原住民族是臺灣社會中最弱勢的一群，許多族人只能做較為粗重的體力工作，還有部落婦女為了養家活口，被迫成為雛妓。我的成長過程幾乎沒有接觸到原住民族遭遇的問題，所以我在閱讀資料時經常「心驚膽戰」，常常不忍心再繼續讀下去，也深意識到漢族壓迫、剝削原住民族，因而內心常有「負罪感」。

雖然閱讀跟原住民族的文史資料大多帶有悲情色彩，但是現實生活與原住民互動，通常都是輕鬆快樂的。我身邊沒有什麼原住民朋友，少數與原住民互動經驗都是旅遊的時候。在我工作第一年，我服務的學校舉辦一場到宜蘭不老部落的團康旅遊，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原住民族部落，認識了部落生活環境，體驗織布、釀酒，也享用部落美食。最後要離開時，原住民導遊提到部落非常缺老師，如果我們有意願，他們很歡迎我們以老師身份回到部落。雖然導遊可能只是隨口一說，但我相信部落欠缺教育資源是一個真實的問題。

後來學校安排的畢業旅行也有參訪原住民部落，由於是帶著一大群學生，所以就只是走馬看花，沒留下什麼深刻印象，十分可惜。我也想建議學校，若校外教學有走訪部落的行程，應該安排更多深入體驗的課程內容，這樣才有教育意義，否則也只是滿足漢人對異域風情的想像而已。

我十分清楚我對原住民族部落的認識，僅停留在「觀光旅行」層次，只不過是一種「消費」行為、尋找一些新鮮感；部落當然也是盡可能提供「符合漢人想像」的部落生活讓我們體驗。這就是為什麼收到《原視界》的邀約，我立刻就答應，想不到上天真的聽見我的心願，讓我有這麼好的機會真正走入原住民部落。期待這次行程除了讓我在備課及教學過程有更豐富的資源，也能透過雜誌平臺讓更多人了解原住民族文化。



在南澳的 獵人與織女

傳說，泰雅族人發祥於南投仁愛鄉，祖先們從一顆大石頭蹦出來，並在四周建立部落。隨著族人數量越來越多，土地不敷使用，為讓後代有土地能夠使用，祖先踏上遷徙之路，來到思源埡口。相傳泰雅三兄弟在思源埡口各奔東西，大哥Kbuta越過大霸尖山向西部移動，小弟Kmomaw順著蘭陽溪定居於現宜蘭大同鄉，二哥Kyaboh則越過南湖大山，落腳於和平溪流域，形成臺灣泰雅族群的大致分布。

泰雅族內部有分不同的系統／語言，例如Squiliq Atayal（賽考利克語系）和Ci'uli Atayal（澤敖利語系），不同系統的泰雅族人對於祖先發源傳說有相異的說法，「三兄弟」故事是屬於Squiliq Atayal的集體共識。Wilang推測，Ci'uli Atayal可能分化的時間較早，使得發源傳說的說法較為多元。

Wilang Mawi

來自 Haga Paris
現居於武塔部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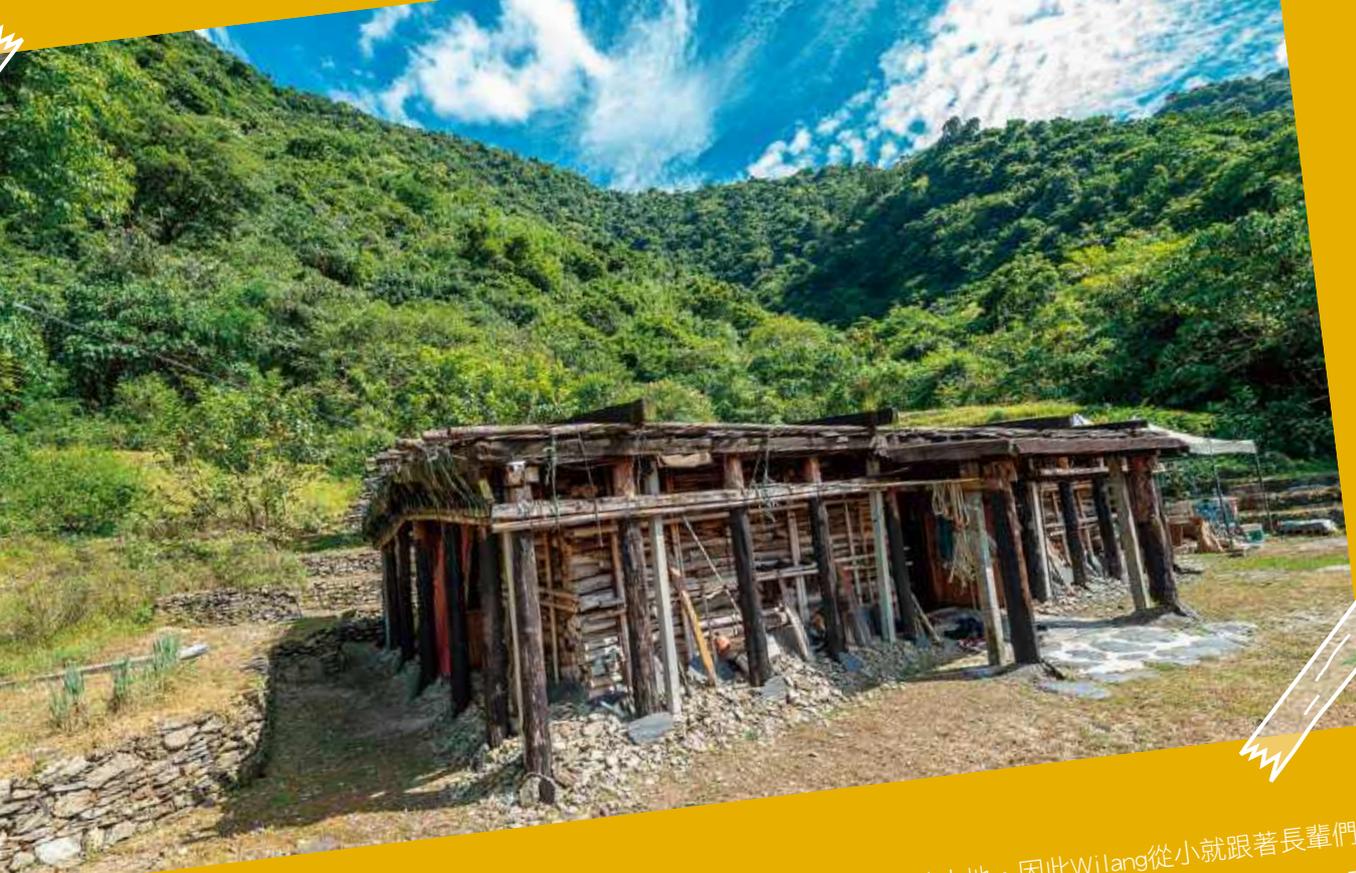
南澳群泰雅族
的行動圖書館

宜蘭縣南澳鄉
金洋國小
體育老師

允文允武的
泰雅族獵人

二哥Kyaboh往東部遷移後，因部落人數漸增，族人又再各自找適合居住的地方。Wilang的家族在南澳一帶找到Haga Paris一地並定居。Wilang說明：「Haga是堆石的意思，Paris是指敵人，祖先到這個地方發現這裡有堆石，然後看到不認識的人，不認識的人就是敵人，於是就用這個環境的特徵取名。」

在泰雅族人遷至南澳前，早有一群「猴猴族」在此定居，泰雅族人稱呼他們為「Qolin」，意思是「矮矮小小的人」。Wilang分享，耆老們原以為猴猴族是漢人，後來翻了很多文獻才知道猴猴族甚至比太魯閣族更先到太魯閣，只是被太魯閣族人趕來南澳，接著又被南澳泰雅族人趕到蘇澳，蘇澳現在還保有「猴猴坑溪」、「猴猴鼻」等地名。



來自桃園復興
嘎拉賀部落

Pisuy Poro

說話溫柔，
臉上總是有一抹微笑

從泰雅卡澳
灣群嫁到南
澳群的織女



不開這片土地，因此Wilang從小就跟著長輩們往山上跑，山林環境與知識通通難不倒他。「年紀跟我差不多、又喜歡待在山裡，在南澳你找不到第二個人，」Wilang開朗的口氣中帶著一點惋惜：「我家族老人的山林能力都很強，我們又不會種田，在平地能做什麼？當然就是往山裡去。其實我很慶幸我們家族是最慢移住下來的，我還能生活中碰觸到老人的生活智慧，其他同輩根本沒辦法接觸到這些。」

過去日本殖民政府會將不同部落遷至平地同一區塊混居，除了「地域界線」模糊（需考慮到過去原住民族部落領域分明的觀念），加上漢化程度不一，生活方式及觀念早有分歧，因而造成許多部落衝突。Wilang雖然居住在武塔部落，但內心明白自己屬於Haga Paris。

後來受到日本殖民政府集團移住政策影響，許多部落從深山移居至淺山、平地；國民政府延續此政策，推行「山地平地化」，約在1966年前後南澳泰雅族人全數遷離舊部落，而Wilang的家族是最後一批遷到平地的族人。長時間與山林共處，長輩們早已離

深深扎根於山林的Wilang非常熱愛、認同自己的部落文化，與Pisuy結為連理後，兩人在南澳一步一腳印地從泰雅文化中認識、堅定自我，呼喚更多同伴一起在文化斷層的迷途中找到回家的路。

獵人最懂山的人

南澳古道
Nan-ao Trai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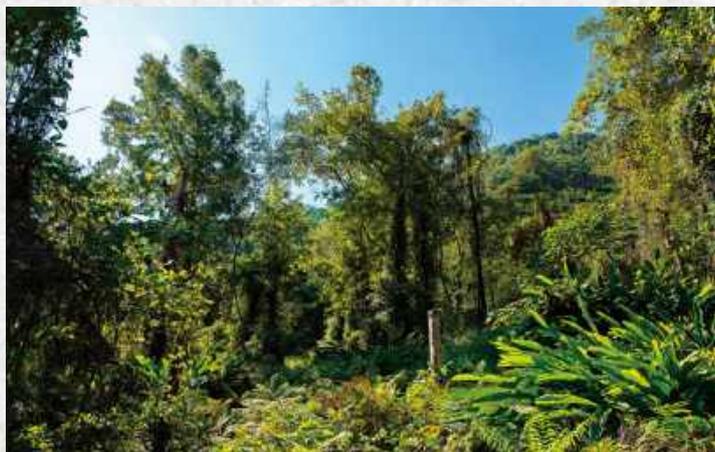
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
羅東林區管理處
Luodong Forest District Office Forestry Bureau COA

Wilang上山的獵徑與南澳古道前幾公里大致重疊，只是獵人上山有工作在身、需要求快，會在合適的位置下切山谷往另一座山走去。從國小三年級就在南澳山區走跳的Wilang，對山林任何一處地景故事與動植物知識都能信手拈來、滔滔不絕，可說是這片山林永遠的知己。



比亞豪古道改名是因為這條路也經過武塔、金洋部落，那為什麼叫比亞豪古道？這些都是漢人給的名稱，沒有太大的意義。若要賦予一些涵義，建議可以叫「南澳群古道」。我們有個集體共識，稱呼這群「攀爬、翻越到這個領域的泰雅族人」為Klesan（南澳群泰雅族），這才是沒有爭議，又有意義的名字。

南澳古道昔日又被稱為「比亞豪古道」，全程約長74公里，最早是聯繫四季與南澳的山徑；後來日本殖民政府在「理蕃」南澳泰雅族群後，此路部分闢築為警備道，因這條路最尾端的部落為比亞豪，故有此稱。2003年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偕同在地耆老與青年重新修築古道，能供遊客行走的路段約長3公里。



遙望山景，有時候可以看到一整片楓香林，代表那片土地過去是族人居住的土地或耕地。國民政府遷部落時，會在族人離開後原地種植楓香，而日本殖民政府則是要求種柳杉。因此，這條古道只有一個地方沒有楓香林，那就是比亞豪，因為比亞豪在日本殖民時期就已遷至平地。



1930年，日本殖民政府修築這座橋，並取名「旃壇橋」。旃壇是泰雅族語「Lilang」，苦楝樹的意思，因為這附近種植很多苦楝樹，是治療跌打損傷很好的藥材。而沿這條古道的溪流則稱為「Lnga」，意思是有很多做陷阱的木頭。



有3種木頭適合做陷阱：Qesu九芎、Pengun呂宋莢蒾，以及Tabung。這3種木頭很有彈性，且砍下後再插進土裡，短時間內不會死亡。我個人最愛用Pengun，顏色比較暗，獵物不會注意到。



kmtux abaw 是泰雅族的蠻牛，很累的時候吃一口，精神都來了！

這也可以吃？



不只阿美族會吃野菜，泰雅族也很在行！

沿途看到泰雅族的毒藤tuba lutux、tuba tayal，Wilang說明族人用天然方式「毒魚」，也分享過去族人偶爾誤入其他部落領域，導致部落衝突發生的故事。「以前追水鹿追到別人的傳統領域，變成在追人。但現在不會了啦，部落通婚後，關係都慢慢建立起來。」Wilang感慨地說：「現在12年國教講自發、互動、共好，我們原住民早就有了，只是我們比較特別一點，不用文字寫，而是實踐在心裡。你透過書本教哪些能做、不能做，實際上沒人看到你就偷偷來，但我們在生活中實踐，這才是真正的嘛！所以原住民沒有文字也有另一種美。」

山豬陷阱在哪兒？



途中經過一個低點，是兩個山峰之間的平緩處，又稱為「鞍部」。我們休息的鞍部名為「Yori Nyawan」，Yori指「低點」，Nyawan是人名，整句意思是「Nyawan這個人的耕地」。



上山下水走了數公里後，來到Wilang花費3個月蓋的獵寮。不論是建材或生活用具，都是Wilang自己扛上來的。後來Wilang教厭世哲學家製作山豬陷阱，如果你看不出來陷阱在哪，表示這個陷阱做得很好、很隱蔽！

從獵人身上 學到的事



原本對原住民獵人的認識是什麼？



應該是幾乎沒有認識，我完全搞不懂現在還有人在當獵人嗎？之前去不老部落有原住民帶我們走山路，經過某個地方有陷阱，他請大家不要靠近。那時候有稍微認知到好像可以透過陷阱抓獵物，但可以用獵槍嗎？或是可以追捕獵物到什麼程度？我完全不了解，「獵人」這兩個字離我很遙遠。

認識獵人後的想法是什麼？



在今天之前，如果講到「獵人」，我想像是一個人戴著太陽眼鏡，拿槍在山裡狩獵，很酷的畫面。我們不會問獵人為什麼要狩獵？會狩獵什麼獵物？狩獵完後怎麼處理？獵人的目的是什麼，接著會做什麼事？我們好像都不會問這些問題，而今天就有解答到這些潛藏的疑惑。

有兩件事讓我很印象深刻，一是老師說獵人應該是生態環境保育的一環，沒有獵人抓捕山羊、山豬等，這些物種過度繁殖也會破壞山林環境。但因為獵人是「人」，我們會覺得保護生態環境要把「人」的因素排除，這回應到我研究的道家思想「無為而治」，其實不是要人類不干預自然或不做事，而是人類做事要符合自然規律，所以「人」也是自然很重要的一份子。今天跟我學的道家思想很吻合，帶給我一個新的認識，同時也很認同這種觀念。

第二個是在獵寮撿柴時，老師一直告訴我現在能撿到這些木頭，都是他半年前就把樹砍下來，預先準備好，不然臨時要燒柴哪來樹枝可以用。所以不管在哪裡生活，人要生存就是要提早規劃，我們都以為在大自然生活很原始、結繩記事，有幾件事情做，就打幾個結，什麼事情都不用擔心，但並不是這樣。

老師還說現在有很多山老鼠，而獵人對於這個區域很清楚，如果山中出現陌生人，獵人會知道這些人來做什麼、把這些人趕走。獵人不只是在山裡找獵物，同時也是保護環境的人，這是我體會到很不一樣的觀點。還有以前以為做陷阱很簡單，但沒有，做一個陷阱很困難，要事先準備好多工具；而且在特定季節不抓獵物，因為夏天獵物很快腐爛，冬天才會是狩獵的季節。我們一般想像狩獵完好像現場就吃了，也沒有，還要帶回來和部落族人分享。我原本對獵人的行為模式毫無概念，今天終於有大致輪廓。

你在獵寮外睡得很沉，原本就是這麼注重在自己世界的人嗎？

 哈哈哈哈哈，今天有累到，才會躺下就睡著了，平常不是這個樣子。因為早上是我的睡覺時間，只是爬山一直在動，很有精神，但一坐下睡意就上來了。



今天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？

 我覺得是拿刀子，看老師手起刀落、輕鬆寫意，但實際操作要用好多、好多力氣。幸好我這兩年有在健身，如果是以前的我應該什麼都砍不爛。現在的人都太文弱了，在自然的環境生活力氣要很大，才能完成這麼多的任務。

吃野菜跟原住民醃肉的感覺如何？

 我姑丈在山上有一塊地，有時候我們去找姑丈，他會教怎麼摘地瓜葉，但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，比較像是在這個地方才能吃到的東西。像藤心我完全沒吃過，也從來不知道刺蔥是什麼，但我滿喜歡那一鍋野菜，喝起來很順口。反而是有點被醃肉味道嚇到，很多發酵食物像韓國泡菜為了讓一般大眾喜歡，加很多調味料，但醃肉是很原始的味道，酸酸腐腐的，後來有比較能接受，但沒有動力再去拿起來吃。其實我以前看到的都是烤山豬肉，本來想像的原住民食物就是烤山豬肉，不知道有醃肉這種東西。



今天有感受到厭世的情緒嗎？

 完全沒有，累到連一頓普通的晚餐都覺得好好吃。
道家哲學對人類文明社會有很多的批判跟反思，老子說：「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」天道運行的原則就是太多的東西要減少，太少的東西要增多。在老子的觀察，宇宙之間有一個平衡點，所以人類生活應該要避免製造極端，應用在現代社會就是避免過度發展經濟。不是不能發展經濟，而是要在合理的限度，並且能跟自然運作配合。這三天應該是讓我反思平常在都市生活的樣態是不是好的方式，人類最後只能夠變成這個樣子嗎？



Indian





織女 用一生在經緯間實踐文化



當代社會以高織機、成衣廠等機械化生產方式製造衣物產品，我們只在乎穿搭品味、美觀及可看性，感受不到一絲一線的溫度，衣服不過是一副裝飾性的空殼。但是在傳統社會，優秀的織女需要長時間養成，藉由織布淬鍊出品格與能力，從中型塑族群文化和家族認同。從苧麻種植到織布，每一件織女織出的布匹、服飾，都留住了時間，也保住了文化。

在都市長大的Pisuy，選擇找回泰雅族織布的核心精神，走在泰雅織布文化復振的路上，足履實地熟悉這塊土地，用雙手捻織出祖先的智慧。

織布的核心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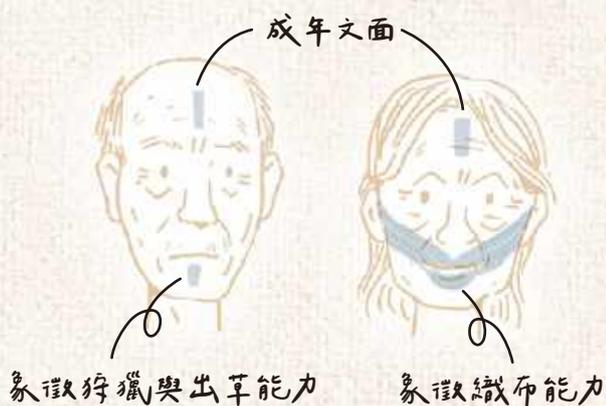
織布跟文面(ptasan)的關聯？

文面，是泰雅族群的重要印記與象徵。孩子成年便會在額頭文面，那其他地方的文面呢？

泰雅族傳統分工為男獵女織，要能在臉部文面，便是看男性的狩獵與出草實力，以及女性的織布能力。若沒有這些文面，是不會有人想和你結婚的喔。



簡單來說，男性狩獵代表生存能力，能夠打到獵物、捍衛家園，才能讓家裡溫飽。放在現代觀念就是指這個男人有沒有車、有沒有房啦！如果女生不會織布，那你出門就沒有衣服穿，晚上也沒有被子蓋。



我們對於現實跟夢的分野沒有這麼強烈，例如做夢內容也是泰雅人日常話題，我們把「夢」視為正常訊息交流，不會覺得你聊這個莫名其妙，會認真聽你夢到什麼。

自己的女兒自己教

織布，可說是泰雅族女性的全人教育，如果小時候沒有學好，長大或婚後的社會地位也會比較差；而且婆婆不會教媳婦織布，甚至婆婆在教女兒織布時，還會把媳婦支開。

在泰雅人信仰觀念中，天地人與靈都是一體的，每個人死後都需要經過Hongu utux*，也就是彩虹橋，而橋的對面是所有你心愛與思念的人。如果臉上沒有文面，死後便不能走過那條橋。因此文面不只是象徵個人能力、有沒有辦法養家，更重要是對「靈」的連結。

*Hongu，「連結」之意；Utux，「靈」的意思。



有人認為婆婆教一下又無妨，但泰雅觀念是「自己的女兒自己教」，孩子有自己的媽媽會教織布。但如果從小喪母或母親是外族，Gaga*是可以拜師的，類似「束脩」概念，付出一些代價如殺雞等，再看對方願不願意教。我們現在拜師就是看緣分、繳學費。

*泰雅族的祖訓、集體規範



為什麼泰雅不織布了？

泰雅族織布文化在日本人來臺殖民後遭逢鉅變，日本人類學家觀察到，泰雅族人織布不只是個人的榮譽心要把布織好，更能藉由「一群女人聚在一起為家人織布」凝聚整個家族，讓族群強盛。因此日本殖民政府開始打壓、汙名化織布，灌輸「為了織布不工作是懶惰的人」的觀念，改變泰雅織女生活方式；甚至將部落最優秀的織女送到養蠶所培育、學高織機等技術，遺棄傳統工具。



不只女人織布，男人也會用男人的苧麻織狩獵工具。而Kgi Kiway植株較Kgi Lapay更有韌性，適合製作背肉的網袋。只是南澳現今已經沒有人在種植Kgi Kiway，男人的苧麻僅存於老人的記憶中。



以前家裡發出「咚咚咚」的織布聲音，代表這家人很勤奮。但日本人看到你在織布會沒收工具，為了繼續織布，祖先會把小米殼裝進織布箱，讓織布聲音變小，或是把織布箱背到山上工寮藏著。現在若看到老織具都要心存感恩，是祖先付出很多心力守護的。

織布的「表面」功夫

從土地開始說起

南澳群泰雅族人會使用的苧麻有3種：女人的苧麻Kgi Lapay、男人的苧麻Kgi Kiway、漢人的苧麻Kgi Kahat。此外，路邊還隨處可見猴子的苧麻Kgi Yungay、魔鬼的苧麻Kgi Lutux，總之不是人用的苧麻，辨識苧麻時可要注意囉。苧麻在春天種植，大約3至4個月收成，1年3收。老人家經常叮嚀，不要計算苧麻的收成時間，而是要去跟苧麻聊天，觀察苧麻的生長狀況。



女人一年四季都在忙耶，好多事情要準備。



開箱織布箱：qongu

泰雅族傳統織布方式為梭織，以經線、緯線交織成為布面，臺灣原住民族群幾乎都採用梭織*。**qongu***是織布箱，穿線纏繞的工具都稱為Ikus；製作qongu多採用當地樹種，南澳群泰雅族多使用紅楠木與大葉釣樟。

許多資料記載男人不可以碰女人的織具，但女人織布的工具都由男人製作，例如爸爸做給女兒、丈夫做給妻子；女人覺得工具使用不順手，也會請男人修飾。所以不是所有男性都不能碰織具，而是家族外的男人才不能碰。同樣，丈夫有時也會請妻子幫忙帶獵刀，唯有出草刀不會讓女性拿。

如同男人打獵、燒火要提前數個月準備木材，女人織布也是相同。從種植苧麻就開始規劃——現在家裡人口有多少、年祭要做什麼樣的衣服、冬天的棉被需要幾件等，一個很會織布的女人要非常熟稔天地的關係、嚴謹計算家裡需要多少布匹、清楚明白製線與織布的過程與技法。



*可以從qongu的外型，判斷織女來自哪個流域群，例如南澳群的qongu形狀較為圓弧。而qongu是很個人、很私密的工具，通常不會輕易讓外人看見，會以布匹遮蓋。Pisuy接觸過的幾位織女通常會有2個織布箱，1個是自己織布用的，另1個則是能給別人看的。

*泰雅族也有針織技術羊角勾！



別再說這圖案意義深遠了！

泰雅族布匹上的織紋通常是由母系家族傳承，部分是模仿或自創而來，漸漸形成某個流域群的特徵。因為泰雅族語roziq是「眼睛」的意思，祖先也會用roziq指稱菱形等形狀，因此有人錯誤詮釋菱形紋為祖靈之眼。特此澄清，那些圖形單純是織紋，泰雅族人並未賦予任何意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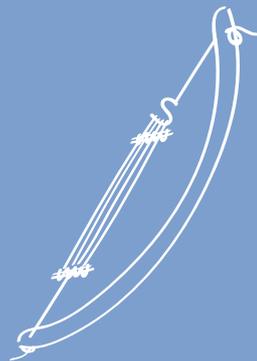
除了約吃飯

我們有凝聚歸屬感的方式嗎？

有聽過原住民家屋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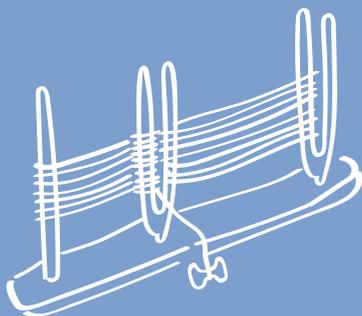
以前讀文學看過學術上的「家屋」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，甚至是塑造人格、性格很重要的場域，不像「一間房子」是一個客觀的物件，而是有人在裡面互動，共同構成有歸屬感的地方。早上一看到家屋的想法就是沒有桌子，跟我的生活很不一樣，還看到烤火的地方，我從來沒有想過「烤火」可以出現在家裡，尤其在城市更不可能，這讓我開始想像以後如果隱居山上，會住在什麼樣的地方。而且我之前對原住民家屋比較沒有具體的想像，不清楚構成家的核心、凝聚大家的東西是什麼，今天上完課了解到「織布」是很重要的一環，這也是最打動我的地方。



織布課哪一部分最打動你？



就是泰雅族婦女織布，不單純是織布行為，而是透過織布凝聚起整個族群。形式上女人織布是聚在一起聊八卦、聊是非，但實際上每個女人擁有自己的一套工具，不同地域有各自的織紋，這些好像都是讓他們區隔「這是我的家庭」、「這是我的家族」，甚至「這是我們泰雅族」的方式，是泰雅族人構成一個家的歸屬感的重要條件。我到不老部落參訪也有看到族人在紡織，有一些泰雅族婦女坐著操作「機器」，但跟我今天看到的織布箱長不一樣，有很多線像是曬米粉，鋪在一臺很長的機器上，他們就在上面紡織。雖然之前就有看過，但我不知道織布對族人來說是這麼重要的事情。



織布這件事有引發你想到什麼嗎？

 我之前有跟一個外國朋友討論，他有點不能理解為什麼臺灣人見面一定要約吃飯。我們跟朋友約見面聯絡感情，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好做，不像泰雅族會一起織布，我們只會一邊吃飯、一邊聊天，建立情感的聯繫。倒不是說吃飯跟織布有什麼品味高低，只是覺得很可惜，我們漢人沒有類似泰雅族會聚在一起織布，甚至是產生榮譽感的事情，我想不到漢人有什麼行為可以跟織布比較。

因為我是巨蟹座、很顧家，我對於家庭有很深的情感跟歸屬感，有時候就會很困惑要怎麼讓我的家庭更有凝聚力。加上當老師有個重要課題是班級經營，要讓班級成為有向心力的團體、對這個班級有榮譽感，但現在小孩越來越難培養，大家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個體。今天就有想到這有沒有可能變成班級經營的方法，跟同學說我們一起來做一件事情，只是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想法。

今天帶給你哪些收穫？

 實際動手操作的能力是一回事，更多是從認識他們的生生活方式，思考可以怎麼運用到我的生活。像織布有分男人的織跟女人的織，這件事就很不一樣。在現代社會性別平權的觀念來看，不會有什麼男人能做、女人做不到，或是女人能做、男人不能做的事情。這看似只是一種傳統文化倫理，但今天我們剛好發生你很佩服我織的布，但我看你們女生織布工具才覺得好複雜、好厲害的狀況，反而因為各自有不同的工具跟規範，而能夠互相欣賞、崇拜，祖先的用意會不會就是讓我們維持家庭關係的和諧？

織布的感覺如何？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嗎？

 這3天我最期待就是織布，因為我對手工藝還算拿手，而且有興趣學習，我的天性就是喜歡畫畫跟動手做。之前教會有買刺繡的東西，只是好玩、做做看，但我就跟他認真起來，我心想要秀出一個嚇死人的貓頭鷹出來，所以看到課程表，就覺得織布可以挑戰一下。

不過今天讓我很意外的是織布前還得先完成一個工具。女生的織布工具是男生做，所以工具算是現成的；但是男生只是要織一小段布，還得花這麼多時間把工具做出來、削成你要的形狀，再把線架好才能開始織。比較困難的是削竹子做工具，因為平常長輩不會給你刀子，叫你削一個竹筷出來，人生中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。今天體會到削竹子跟平常削鉛筆完全不能比，要用更多力氣，還要掌握角度，不然會歪掉，或者根本削不到任何東西。



厭世哲學家第一次包水餃的成品。

厭世哲學家在教會刺繡刺出的貓頭鷹。







從土地長出來的 泰雅家屋



「為什麼我跟武塔不一樣？」Wilang曾經帶著困惑長大，直到大學開始查文獻、舊社踏查，跟著長輩走回Haga Paris，認識到自己的根後，決定重新讓Haga Paris被看見。

Wilang與Pisuy付出心力拜訪部落耆老、翻遍典籍資料，在2016年於家族土地上搭起一幢泰雅家屋。兩人細心呵護這片土地，灌溉愛與養分，讓泰雅文化在這片山腳扎根、向外結果。



泰雅族家屋採半穴居，約往下挖1.5至2公尺*。下挖主因是為了防颱及強風，讓屋子的受風面積縮小，加上木柱下插越深，結構越穩固，才不會輕易被吹垮。

* 依照男主人的身材而定，用手臂長度衡量深淺長寬，所以家屋沒有一定的大小。



牆面多使用杜英、赤楊，尤其赤楊是很好種植的植物。

過去房子都在山林內，但這幢家屋離海邊不遠，長年有多個颱風在南澳登陸，鐵皮屋都撐不住，更何況全天然建材的房子。考量到每年維護所需人力，以及環境差異，Wilang有暗藏鋼材穩固結構，並非完全依照傳統工法搭建。



別以為屋頂似乎只是一片蓋上去，其實共有6層喔！必須先將竹子對剖後鋪平固定→鋪上防水用的檜木皮→將剖開的竹背以井字型放在檜木皮上→石板放在竹子肉面可以防滑→再鋪上一層竹子→最後蓋上木頭。這樣就百無一漏囉！

傳統家屋會由同家族的人以換工方式建造，只是我們已經回不去了。因此Wilang發展出Gaga2.0，召集認同這件事、這項文化的人一起做蓋家屋，動員上百人，歷時3個多月完成。

雖然山林有更頂級的木材如紅檫木、烏心石、鐵木，但傳統木柱多選擇紅檜、黃檜、肖楠或扁柏等軟木，原因有三：

1. 軟木彈性佳、韌性好，更適合層層搭建。
2. 軟木油脂較多，不易受蟲蛀。
3. 硬木太重，背不動！以前人力徒手背木頭，背硬木會壓死人。



以前用檜木蓋房子不是到山林砍檜木，會讓木頭油脂更快流失，加速死亡。我們在每年颱風過後，到溪邊、河床撿漂流木，或是清理山徑時順便撿倒木。部落族人若計畫成婚蓋家屋，也都會趁這個時候集體幫忙撿拾木頭。

土生土長的草系精靈

圍繞泰雅家屋的不是牆，而是自然生長的植物系神奇寶貝。Pisuy花費數年時間，從眼前只看到一片綠的幼幼班，晉升到會辨識植物、熬煮藥草的綠手指。一起來看看你認識幾種植物吧！



葉下珠

性偏寒，能疏肝、降肝火。有助於明目及入眠。



左手香

將葉片搓揉出汁後塗抹在蚊蟲叮咬處，可以消炎止癢；或是將葉片嚼碎，汁液能潤喉，記得渣渣要吐掉喔。



串鼻龍

漢人以前養牛，會將成熟的藤蔓用於拉牛、拉繩等用途。此草有癒合傷口與消炎的功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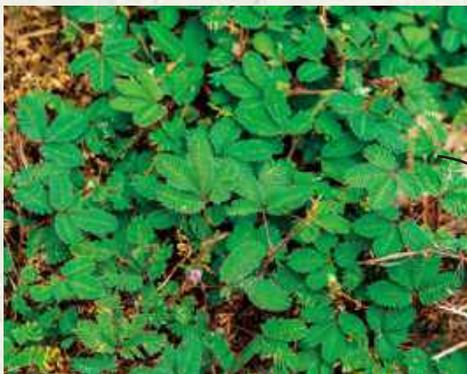
車前草

古代戰亂時，士兵因水土不服，精神萎靡，但馬匹卻精神抖擻，後來發現因為馬會吃腳邊的此草，因而得名。車前草除了能明目、止瀉，泰雅人還會火烤葉片，熱敷在蚊蟲叮咬處，消炎除膿。



桑葚

葉子有退火、消水腫、促進排便的效果，果子還能將布料染為紫色。紫色是Pisuy最愛的顏色！



含羞草

除了常常害羞，含羞草也能治療失眠，但其含有微量毒素，用量要注意。

青葙

植物界的決明子，有清熱明目的效果。



吃了一輩子的肉桂捲，今天才知道肉桂長這樣。



土肉桂

性溫和，能健胃、提神，有助於保護攝護腺、減少夜尿。

將藥草剪為小片狀，塞入茶包，熬煮半小時就可以喝囉！



讓知識更貼近生活

早上聽老師介紹家屋，有引發你想到什麼嗎？



老師在問答過程說明很多木頭選擇的原因和建築型式的緣由，讓我想到漢人常誤解住在山上的原住民受到的教育不如平地人，所以比較不聰明，但事實上原住民族更多的是來自生活的智慧，我必須說他們都是生活智慧王。就像歷史課本會讀到江南地區是干欄式建築，中國北方有窯洞的古建築，這都是一種就地取材，用最少的成本建出最實用的東西。我很佩服他們沒有現代技術，卻可以蓋出這麼適合居住的地方，真的只有「佩服」兩個字。

在家屋附近採藥草有帶給你什麼感觸？



我本來滿喜歡生物，只是上高中後的生物課越來越脫離生活，都在背身體組織，所以漸漸不感興趣，而今天採草藥的過程，讓我感覺這才是一堂我應該要去上的自然課。我們不了解這些植物前，會把它們當成是雜草，但只要有足夠了解，所有東西都有可以利用的地方。哲學上有一句話是「天生萬物」，意思是沒有東西是隨便被造出來的，只是看你有没有足夠的智慧利用它。

這讓我想到國文課都會講孔子說服學生讀詩經，他會說：「小子！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……多識於鳥、獸、草、木之名。」孔子也在鼓勵自詡為讀書人、知識分子的人，更應該去認識這些真正貼近我們生活的東西。

你認為原住民族跟漢人社會的摩擦怎麼來的？



我認為這是「理解」的問題，比如講到出草，我們會誤解原住民很野蠻，但他們其實是為了捍衛領域、宣示主權，所以不要以為原住民手上拿著刀就會殺人，他們更多時候都是要切肉跟族人分享。因此不了解的情況下，就容易產生誤解或認知偏差。我們國文教學現在越來越偏重閱讀素養，國文老師最頭痛的就是找素材給學生讀，而且素材是要具有教學功能的，好像可以利用閱讀素養的訓練，讓學生閱讀更多跟原住民有關的資訊，或是邀請原住民現身說法、自我陳述。而且我最近發現《原視界》所有文章都能線上閱讀，我覺得所有老師都一定要知道這本雜誌，還能在網站下載閱讀素材，我會推薦給身邊的老師，然後他們還會看到我本人出現在上面，哈哈。

這3天非常充實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「陷阱」、「編織」及「採集草藥」3個課程。首先，陷阱製作非常精密，獵人必須盡可能維持環境原貌，不能露出人為的痕跡，否則獵物根本不可能上鉤；其次，織布需先將苧麻製成絲線，過程已十分繁瑣，還要將絲線編織成有精美圖紋的一塊布，不僅講求細心與美感，更要有縝密的邏輯；最後採集草藥必須熟悉植物的性質，實際調配時不僅要拿捏各類草藥的分量，還要顧及口味及療效。

一般人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，諸如文化不發達、智慧不如漢人、性情疏懶等，都是嚴重的錯誤。原住民族不僅有一套完備的知識系統，還有細密的手工藝美學；而且族人的生活配合天地自然的運行節奏，很多繁瑣的事務必須預先籌備，除了要有細膩的心靈，還要有勤奮的生活態度。我認為漢人與原住民族只是生活型態不同，但在心靈、文化與知識層次，是沒有高下之分的。

由於我是道家哲學的研究者，體驗過程常常感覺到這種配合自然運行的生活型態，與道家提倡「自然」、「無為」的哲學相互呼應。「無為」並不是

懶惰地躺著、什麼事都不做，而是要運用深刻的洞察力觀察自然環境，讓自己的行為盡可能配合自然運作，並與整體生態保持平衡。這3天課程，讓我真實明白原住民族如何就地取材，建造舒適美觀的家屋；如何洞察千百種不同的植物，建構一套完備的草藥知識系統；而且原住民族獵人本身也是生態系的一份子，他們獵捕山羊、山豬、山羌等野生動物，可以避免獵物過度孳生而造成森林生態失衡。

在城市久居的人，往往都會嚮往山林生活。光是想像與鳥鳴、蟬聲為伴，每天起床都有好山好水欣賞，就覺得心曠神怡、煩惱盡除。然而，在山林生活並不如想像中容易，如果沒有像原住民族一樣具備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，掌握草藥或生物的相關知識，很可能時時會陷入不便利或危險的困境中。這3天課程讓我這個「城市人」學會基本的野外生存能力，更愛上這種配合自然的生活文化。希望下次回到部落，不再是以學員的身份，而是部落的朋友。

2022.08.02

你以為你可以歸隱山林嗎？
你不只沒有地，
連生存能力都沒有呢。







接棒 >>

